

徐悲鴻外傳(十三)

——負氣離家

● 戚宜君

卿到宜興她來南京

民國二十四年(公元一九三五年)夏天，孫韻君終於在中大藝術系畢業了，徐悲鴻忙著為她張羅著兩件事，一件是商請中華書局為孫韻君出一本畫集，一件是為孫韻君爭取赴法國深造的公費名額。

關於出版畫集的事，中華書局對於一個初出校門，毫無知名度的小女生，實在沒有多大興趣；但是徐悲鴻曾經編輯過多本名家畫集，交由中華書局出版，發行情況相當良好，因而彼此之間頗有交情及默契，自然不便一口回絕，迫不得已，遂抱著一種「犧牲打」的態度，硬著頭皮為這個初出茅廬的小妮子出了一本畫集。

「孫韻君畫集」出版了，徐悲鴻以六折價錢購買的比坊間的銷售量還要多，到處分送，當作是「敲門磚」，藉以引起有力人士的注意，從而才好開拓孫韻君的錦繡前程。

至於為孫韻君爭取公費赴法國留學一事，多方探聽與接觸，始終不得要領；最後找到了「中比庚款管理委員會」，也就是比利時退還我國的

「庚子賠款」，專門從事教育及文化活動的支助，每年都可以選拔幾位學生前往比利時留學。徐悲鴻心想：不能前往法國，能到比利時也好，兩國近在咫尺，自然可以往返學習研究。

眼看就要成功了，蔣碧微聽到了消息，感到十分氣忿，連同先前「相思鳥」的事，新愁舊恨一齊湧上心頭。因此惡狠狠的咬了咬銀牙，併出了一句：「豈能讓她稱心如意！」於是連夜寫了一封長信，派人送給舊識褚民誼，信中詳細敘述了自己丈夫與孫韻君的曖昧關係，並抄錄吳稚暉的勸說信以為佐證。結論是：如果孫韻君能夠順利成行，不啻就是助紂為虐。

褚民誼是「中比庚款管理委員會」頗具影響力的委員，看了蔣碧微的信函，自然也就心裡有譜了；加上申請留學比利時的學生人數眾多，比較資格與條件，孫韻君還排不到名額之內，因之此事遂作罷論了。

三十年代自由戀愛的風氣，尚屬新派的玩藝兒，而一些離經叛道的畸戀，更是茶餘飯後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。文化界出了幾宗這樣的轟動新聞，有移情別戀者、有紅杏出牆者、有師生戀愛

者，徐悲鴻與孫韻君就是屬於最後的一種。徐悲鴻倒是不畏人言，一副風流倜儻的畫家派頭，毫不在乎別人的議論；然而孫韻君的立場、個性及想法卻大不相同。兩人的師生戀在南京城內沸沸揚揚的傳播開來，頗有一些活動力量的蔣碧微，處處給孫韻君小鞋子穿，惹得小妮子幾乎難在南京容身；而且自己業已畢業，一時之間又沒有適合的職業可就，硬是賴在南京，似乎是自討沒趣，於是便在秋涼後，隨同母親返回安慶去了。

孫韻君離開了南京，徐悲鴻與蔣碧微的家庭生活，似乎表面上暫時恢復了平靜。時光荏苒，轉瞬冬去春來，趁著春暖花開的季節，蔣碧微回到宜興探視乃姊及故鄉親友；未幾突然接到一封匿名信，簡簡單單的寫著：「你到宜興，她便來京，其餘情形，更毋用論！」

纏鬥總是敗下陣來

不用說，這又是蔣碧微所安排在徐悲鴻身邊眼線的傑作；爲了不願明目張膽的介入他們夫妻糾紛，只好出之以匿名的方式，向蔣碧微通風報信了。

蔣碧微也會想過火速返京，當場抓個正著；然而，既而一想又能抓住什麼呢？再說就算是抓到了什麼，又能如何呢？大家都是頭有臉，知名度頗高的上流社會的高級知識份子，豈可像潑婦一樣的亂鬧一通乎？

剛好徐悲鴻的弟弟徐壽安也在宜興省親，風聞兄嫂的事十分著急，總想能夠從中多盡一份力量，但卻始終難有用武之地。

蔣碧微既然認為親自返京不妥，其次的辦法便是把徐悲鴻誣來宜興了；於是乃命壽安掛了長途電話給徐悲鴻，說是嫂嫂偶得急病，請哥哥即來宜興。

俗話說：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。」將近二十寒暑的夫妻生活，彼此同甘共苦，相依為命；雖然近年來時起勃谿，然而基本的情義仍在。因此，徐悲鴻放下電話，立刻星夜趕往宜興；上氣不接下氣的趕到以後，一眼便看見蔣碧微坐在堂屋裡與姐姐有說有笑，何曾得了什麼急病。

於是，徐悲鴻劈頭便氣呼呼的撂下話來：「究竟在搞什麼名堂嘛？」

蔣碧微也沉下了臉回應道：「那要問問你自己呀！」說著把那封信丟給了徐悲鴻，徐悲鴻看了以後說：「南京又不是你們家的，人家要來就來，何須如此大驚小怪，平白無故的折騰人！」

當著姐姐的面，兩人自然不便爭吵下去，勉強拖到第二天，雙雙相偕返回南京，而孫韻君已經返回安慶去了。行前並留給徐悲鴻一封信說：

「身心俱疲，暫回安慶調息，秋涼後再行出發，自力奮鬥，向前衝刺，彼此珍重，不必多所掛慮！」字裡行間大有訣別の意味，使得徐悲鴻大為傷感，於是一肚子悶氣全出在蔣碧微身上了。

徐悲鴻真箇是氣急了，像個村夫似的，指著蔣碧微的鼻子吼道：「你做得太過份了！她不過是個純潔而有天份的小女孩，你派人跟蹤她，侮辱她，恐嚇她，打擊她，她究竟作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？這對她太不公平了。」

蔣碧微哈哈的答道：「她作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，難道你會不清楚，反要倒回來問我！」

徐悲鴻解釋著說：「我愛惜她的才華，所以要加意的培養她，我栽培過不少有才能的男學生，幫助過他們繼續深造，為什麼就不能愛護及栽培一個女學生呢？」

蔣碧微反唇相譏說：「熱情的擁吻也叫做愛護，海誓山盟就是栽培嗎？」於是更提高了嗓門叫喊著說：「摸摸你的良心，近年來有幾分是在我們母子身上，更有幾分是在孫韻君的身上！」

徐悲鴻的一肚子悶氣，似乎根本沒有發洩出來，而且面對蔣碧微長久以來所養成的超高姿態，與生俱來的凌厲詞鋒以及咄咄逼人論點，使徐悲鴻一點兒也沒有佔到上風；既氣又急，索性轉身出門，再一次的離家出走，作為無言的抗議。

上次離家出走，還帶了一些簡單的行囊及足夠短期花費的金錢；這次憤而離家，身上分文皆無。本想在馬路上閒蕩幾圈，再回到家裡，然則越想越氣，從傍晚出門，眼看夜暮低垂，遙望自己家裡已經亮起了燈光，幾次轉回家門，已經饑

腸轆轤了，就是賭氣不肯去按門鈴。從使小性子這個角度來看，徐悲鴻實在是不夠成熟，甚至還有幾分幼稚呢！比起蔣碧微的世故情形，徐悲鴻始終停留在大孩子的階段，難怪他與妻子纏鬥，總是一次又一次的敗下陣來。

徐悲鴻漫無目標的在街上蕩著，也許是下意識的指引，最後卻在老同學沈宜甲的門口停了下來。沈宜甲歸國不久，新近才與出身官宦人家的妻子離了婚，一個人正在獨居療傷止痛；看到徐悲鴻失魂落魄的樣子，熱情的予以招待及安慰，兩人同病相憐，徐悲鴻遂暫時在沈家住了下來。

爲了對孫韻君的「自力奮鬥，向前衝刺」有所幫助，準備自己開一次畫展，好為小妮子籌集一些奮鬥的經費，遂埋頭在中大藝術系的畫室裡作畫。聽說當時在國內開畫展要賣畫的話，必須事先有所張羅才行，徐悲鴻找到鬼精靈的學生吳作人替他處理這些煩人的事。這個人活動力很強，畫展還沒有開成，大部分預計要賣的畫便都賣了出去，總計收到了法幣五千多元，全數匯給了孫韻君。

畢竟是藝術家的本色，與書呆子沒有什麼兩樣，不管在學術和技藝上有多大成就，對於作人處事等各方面的肆應，往往就會顯得十分不濟與幼稚。

像徐悲鴻與蔣碧微的結合，表面上徐悲鴻是一家之主，骨子裡卻是蔣碧微在主宰一切。自從發現徐悲鴻情感不穩之後，蔣碧微便不動聲色的控制了一切；二十個月的歐洲展覽旅行，兩人的情感似乎並沒有顯著的改善，因此，蔣碧微業已

作了獨立生活的必要準備。

傅厚崗六號的「危巢」是蔣碧微一手建立起來的，室內一桌一椅，室外一草一木也都是蔣碧微一點一滴的湊攏來的，就連佣人也都是蔣碧微娘家的心腹老人；因此，徐悲鴻離開傅厚崗的家，根本沒有「天要塌下來了」的那種感覺，還不及走了一個佣人那樣嚴重呢！

有一天，徐悲鴻派了兩個學生到家裡去拿自己的東西，蔣碧微把徐悲鴻的衣物書畫都交給他們帶去了，看樣子徐悲鴻就像是蔣碧微趕出了家門似的，對一個大男人來說，實在也夠窩囊的了。

忘情桂林灘江山水

民國二十五年（公元一九三六年）初夏時節，徐悲鴻抖落滿身塵囂與滿懷的煩惱，悄然抵達廣西桂林，希望藉灘江的清波，滌盡半生的積垢。

學校還沒有放暑假，徐悲鴻遞了一紙假條，不等校長羅家倫批示，便隻身離開南京。促成他這次倉促前往廣西的原因大約有三個：第一是孫韻君一下子沒有了消息，說是「自力奮鬥，開創前程」，業已離開安慶，不知身在何處，令人好生掛念，於焉心神不定。第二是不願再回傅厚崗六號的「危巢」，長久住在沈家也不是辦法。第三是有一位山東蓬萊來京的卜卦神算王半仙，信口胡謔，說是南京將有血光之災，要想避禍，必須遠走大西南為宜。

一般高級知識份子，鑒於日本軍閥侵華日亟

，京滬一帶自必首當其衝；因此相信了王半仙的預言，徐悲鴻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
行前曾經有要好的朋友，對徐悲鴻勸說云：「你今天的地位已經相當高了，實在犯不上到處奔波去沽名釣譽。」也有朋友建言道：「學期未完，撒手不管，終非負責之道；再說若要遊歷，何處不可？何以偏偏要萬里迢迢的前往廣西，聽說廣西情勢不穩，你是一個知名的藝術家，千萬可別捲入政治漩渦啊！」

徐悲鴻那裡聽得進去，乘夜暗之際，登上南京開往上海的夜快車，城廂的萬家燈火急速後退，在嗚嗚的車聲中，反而如釋重負似的，把無邊無際的憂鬱和煩惱，像是車頭冒出來的煤煙一樣，隨著夜風飄散在漫長的旅途中。

由上海乘海輪至香港，改塔火車到廣州，再西上三水，然後坐江輪抵梧州；至此便須換坐小火輪溯桂江北上，一天一夜的江程以後，便要換乘機帆船航行，經過了灘江三百六十處險灘，終於抵達山水甲天下的桂林。

桂林城築於灘江兩岸，獨得山水之勝，白石砌城，碧波中流，奇山峭巒，幽壑古洞，此地桂樹特多，故名「桂林」。嶺南各處夏季氣候燥熱，且多山嵐瘴氣，惟獨桂林冬寒夏涼，絕少瘴癘，最為宜人。杜甫曾有詩云：

五嶺皆炎熱，宜人獨桂林；
梅花萬里外，雪片一冬深。

黃山谷也有詩句讚桂林云：「桂嶺環城如雁蕩，平地蒼玉忽嵯峨。」范成大有云：「桂山之奇，平地崛然，千峯特立，玉筍瑤蓼，森立無

際，為天下第一。即仙都、衡嶽、巨阜、雁蕩、黃山、巫峽皆所不及。」

誠然，桂林襟山帶水，兼有山城與江城之雙重風光，山多小巧而拔地矗立，孤標挺秀，絕類畫中景色；灘江繞城而流，清澈見底，山影水光，處處都是一幅幅天然的畫圖。

徐悲鴻到達桂林以後，廣西日報便有專欄文章介紹他的生平及成就，大專院校紛紛想要邀請他前往演講，卻到處找不到他的人影。原來他醉心於桂林無比秀麗的青山綠水，天天徜徉在城廂內外的風景名勝之中；他用淋漓的筆墨，畫了一張「灘江春雨」，畫面上是煙雨迷濛的灘江，蒼茫而秀麗的濱江景色，完全是我國傳統山水畫與西洋水彩畫的巧妙結合，立刻轟動了廣西的藝壇。

灘江的旖旎風光，重新喚起了徐悲鴻蓬勃的熱情，他長期雇了一條木船，整天漂流在灘江上，過著水上人家一般的生活；在船頭上炊食，在矮艙中睡眠，完全與文明世界脫離，與姓周的老船夫閒聊，曾經以油彩繪過一幅「船戶」，後來也受到極高的評價。

有一天，徐悲鴻忽然在陽朔登岸，信步逛到市衢，忽然看到了一所閒著的小屋，濃蔭四合，倒也十分雅緻。

屋前有兩株高大的白玉蘭樹正在盛開，繁花繚繞枝頭，艷如白雪，香氣襲人；他便叫船夫把這所小屋租了下來，作為落腳之處，還慎重其事的刻了一方「陽朔天民」的圖章，大有終老陽朔之志呢！

寫畫三傑以報知遇

這年六月一日，廣西爆發了要求抗日的「六一運動」，通電全國，並要求中樞立即順從民意，領導抗日；西南邊陲的一些將領通電表示擁護，倡言：「願為國家雪頻年屈辱之恥，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。」

而中樞則因為尚未準備週全，不能輕言與日本全面開戰，所謂「和平未到絕望時期，絕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。」目的在爭取有利的時間，加強作戰的準備。而且攘外必先安內，求得內部的安定，整合全般的力量，亦須相當的努力；倘若廣西方面一意孤行，豈不壞了中樞大計，因此中樞屯兵湘桂及粵桂邊境，以防止桂軍的火燄行動，一時之間，情況竟然變得非常嚴重。

毫無政治頭腦的徐悲鴻，卻撰寫文章刊登在廣西日報上，對廣西軍政領導人物的作為大事捧場，立即獲得實力人物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黃旭初的禮遇和推重，特別派人把他請到南寧共商大計。

李宗仁並把徐悲鴻在陽朔租住的那所小屋買了下來，說是要重新加以改建，然後再送給徐悲鴻；後來果然改建一新，白壁紅窗，古香古色，無條件的送給徐悲鴻，並歡迎他常住陽朔。

對於廣西軍政領導人物的禮遇和推重，使得徐悲鴻大感榮幸，為了圖報知遇，特地精心繪製了巨幅油畫，畫面上的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黃旭初三人，英姿勃發，意氣飛揚，策馬揚鞭，並轡齊

驅，題名「廣西三傑」。

不管是相貌、神情和氣概，這一幅廣西三傑的巨幅油畫，都要比他們三人原本的狀貌要誇張了許多，更美化了許多，因此也就產生了非常神奇的效果。

畫面上的人物心花怒放之餘，遂視徐悲鴻為亦師亦友的心腹，並昇予省府參議之職；這是一個不大不小，而又可大可小的職務，在南寧大小衙門或軍營出出入入，不但暢行無阻，而且備受禮敬，樂得徐悲鴻喜孜孜的，天天想著要作出一些報答的事兒才好。

徐悲鴻在廣西得其所哉，而在南京聽到的狀況卻是：廣西情勢不穩，可能會有刀光之災，當地富貴人家都向香港避難去了。

蔣碧微心想：丈夫根本不懂政治，也不懂軍事，風聞他在廣西軍政兩界都非常得意，豈不是天大的笑話。倘若局勢一路僵持下去，甚至惡化下去，怕不要毀了他的前途，也許就此永遠回不了南京了。

緬懷先賢意見一致

畢竟是夫妻一場，蔣碧微覺得有責任，更有道義跑一趟廣西，把丈夫從懸崖邊上拯救回來。於是說去就去，不顧親友攔阻勸說，一個婦道人，隻身間關萬里，自然諸多不便，嚐盡了旅途的勞頓與辛苦，終於抵達南寧。

蔣碧微劈頭便對徐悲鴻說：「我來是要接你回去的！」

徐悲鴻對蔣碧微千辛萬苦到廣西來，表示了

由衷的感謝，接著說：「在目前這種狀況下，豈可不走了之，焉能變成負義的人。」

蔣碧微幽幽的說：「我就知道，你心中永遠沒有我，你不願辜負別人，就只願辜負我，難道再讓我一人回去？」

徐悲鴻試探著問：「那麼，你也留在這裡好嗎？」

蔣碧微斬釘截鐵的答說：「你真是異想天開，我一開頭對廣西的作為就不以為然，放言高論，不切實際！」

話不投機，暫時打住，當晚廣西省政府總務處長孫仁霖為他們準備了住處，招待非常殷勤。既然徐悲鴻不肯與她回去，蔣碧微打算休息一兩天後便動身返京。孫仁霖好說歹說的慫恿他們夫婦不可錯過「桂林山水甲天下」的美景，並派好車輛，指定一位科長隨行照料一切；事事妥當，蔣碧微自然不便峻拒了。

徐悲鴻夫婦在省府嚴姓科長的陪同照料下，像是視察大員似的，一路乘省府的專車北上，首先抵達廣西的工業重鎮柳州。俗諺有云：「生在蘇州，吃在廣州，看在杭州，死在柳州。」因為柳江上游，出產上好木材，經久不朽，用以製棺，極為名貴也。

柳州三面環江，柳江大橋是用六十隻大木船所組成的浮橋，頗為壯觀。城東有柳侯公園，極富園林之勝，園內有唐代柳州刺史柳宗元的衣冠塚，旁有恩柳亭，上有楹聯云：「此地有名山作主，令人想刺史當年。」還有柳侯祠，祠內且有韓愈撰文，蘇東坡書寫的柳侯碑。緬懷先賢，徐

悲鴻與蔣碧微在這方面倒是意見頗為一致。

離開柳州再往北行，抵達桂林時正是溽暑炙人的炎夏季節，眼見清澈的江水與青翠的山峯，一陣清爽的涼意便從心底湧起；加上清風徐來，一眼見到的居民莫不神情悠然，使得遠從京滬一帶煩囂中前來的蔣碧微，感到神怡氣清，了無焦躁懊熱的感覺。於是好整以暇的登獨秀峯，探七星岩，嚼馬肉米粉、逛市衢，玩得十分愉快。

在蔣碧微看來，廣西各地大都是岩石砂礫盈野，土地瘠薄，桂林一帶許多峯巒拔地而起，有山無脈，玲瓏而突兀；雖然陽朔山水秀麗，如果長住下去，久而久之也沒有什麼意思。

徐悲鴻帶著蔣碧微去陽朔街上參觀李宗仁為他重修的那所小屋，蔣碧微認為座落市衢之中，四週圍著高牆，不在山隈，不在水涯，不能親炙自然，談不上陶冶性情，豈不是辜負了陽朔的大好風光。

回到南寧時，廣西方面與中樞的歧見業已消除，李宗仁已出任廣西綏靖主任，白崇禧亦擔任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，黃旭初是廣西省政府主席，漫天陰霾遂一掃而空；蔣碧微拜託孫仁霖替她購買回程的船票，孫仁霖說：「不必乘船，可搭飛機飛往廣州。」

那個年代空中交通剛起步未久，蔣碧微搭乘的是單引擎的「容克機」，除了駕駛員外，只能搭載乘客三人；這是蔣碧微第一次空中旅行，在擔心害怕中飛上天空，俯視山巒起伏，河流縱橫，想起來時旅途艱辛，如今幾個小時便到了廣州，科技發明，真是神奇。

局勢轉趨平靜，徐悲鴻似乎也失去了搖旗吶喊的價值，在備受冷落之餘，又開始埋頭創作，先後畫了「風雨思君子」、「晨曲」、「古柏」、「逆風」等圖幅；他由南寧再到陽朔，住在那所改建後的小屋裡，雖然煥然一新，巍然屹立，但卻失去了原先的那份天然情趣，不禁有惘然若失之感。

蔣碧微輾轉回到南京，也已是九月秋涼的季節了。

恬不知恥加級混蛋

中大藝術系的學生們，紛紛寫信到廣西，敦促徐悲鴻回京授課，徐悲鴻卻醉心於灑江煙水，遲遲未歸。

蔣碧微從廣西回來以後，便決心獨立安排自己及全家人的爾後生活，丈夫嘛！已不敢存有指望了。

丈夫既然不敢指望，全家大小的生活所需，便都落在蔣碧微的身上了。除了一雙兒女伯陽與麗麗而外，還有佣人劉媽和她的女兒同弟，另外還有蔣碧微姐姐介紹來的男工史坤生；後來史坤生與同弟湊成一對，三年不到又生下一男一女，這樣算起來，老的老，小的小總計有八個人了。八口之家，支用浩繁，坐吃山空總不是辦法，於是，蔣碧微便在「中法友誼會」找到了一份幹事的工作。

徐悲鴻遠在萬里之外，張道藩卻近在咫尺之間；在蔣碧微的心版上，徐悲鴻的影像逐漸扭曲、變形、模糊了起來，而張道藩的影像卻快速而

鮮明的凸顯了出來。

在寒風呼嘯中，張道藩向伊人噓寒問暖；在瑞雪紛飛時，圍爐噶噶低語，有慰藉，有回憶，有憧憬，有渾然忘我的迷惘。那一夜更深雪重，張道藩離開傅厚崗六號以後，蔣碧微心潮起伏，在燈下給張道藩寫了第二封情書云：

愁思紛紜，傷感萬狀，恨造物之弄人，痛遭遇之不幸，長此以往，寧能自己？微本燼餘死灰，愛河久逝波濤，豈料孽根未盡，情海重複沉淪；自維命薄，憐愛難承，每視之，徒添恨，誤人誤己，罪深莫贖，此後惟求自拔，冀毋墮苦海；願君亦理智自持，藉以解脫，庶幾浩劫可免，亦以見相愛之精誠也。臨書抑惻，諸維愛照不宣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九三七）初春，徐悲鴻忽然回到了南京，中大藝術系的學生喜不自勝，妻子蔣碧微對他卻跡近陌生式的冷淡；讓出主臥室讓徐悲鴻獨宿，吃飯時也讓徐悲鴻一人進食，連洗熨後的衣物，都依然放回徐悲鴻攜回的皮箱裡，完全把他當成客人對待，而且是故意作成「這個客人住兩天就會走」的模樣。

人非草木，豈能毫無感覺，徐悲鴻自然感到十分沒趣兒，想對蔣碧微表示親熱，而伊人根本不給他絲毫可以表示愛意的機會；想同蔣碧微徹底談談，又不知從何說起，於是便又興起了離開南京的念頭。

恰好中華書局準備邀請徐悲鴻赴香港舉行畫展，徐悲鴻遂欣然接受，臨時又把長沙與廣州兩地列入展覽行程；他帶了大批作品乘江輪溯江西

上，由武漢轉往長沙，畫展期中因為「民衆教育館」的木質樓板，不堪負荷衆多的參觀者，而致樓板坍塌，幾乎釀成大禍。

廣州展覽及香港展覽，大致上都算相當成功，而後徐悲鴻便攜帶他的作品及收藏轉往廣西陽朔去也。

在陽朔，徐悲鴻有時埋頭作畫，有時放掉灑江，先是生活過得非常平靜而寫意，幾個月後便開始感到寂寞難耐了。此時廣西省政府業已由南寧北遷桂林，徐悲鴻有時也到省府走走，有一天遇到一批桂北饑民向省府請願，其中有一位少女，面貌姣好，曲線玲瓏，雖然擠身饑民群中，卻掩不住她的誘人風韻，徐悲鴻異鄉久曠，竟然爲之怦然心動。

在廣西徐悲鴻是一個頗受敬重的人物，自然不能矜尊降貴的與饑民打交道；於是透過省府總務處長，說是想要請那位女饑民充任他的私人模特兒；孫處長一口答應。第二天便把那位名叫李雲貞的大姑娘，換了一套乾淨的衣衫，派人送到了徐悲鴻陽朔的住處。

這個生長在桂北山區的鄉野姑娘李雲貞，有麗質天生的佳人模樣，卻沒有嬌生慣養的閨秀習慣，很容易滿足，也很方便使喚；白天作徐悲鴻的模特兒，夜裡就成了悉聽尊便的情人，能夠差人答答的陪伴徐悲鴻放掉灑江，更能燒飯洗衣把家事作得妥妥貼貼，一人身兼數職，都能應付裕如，頗爲道地。

徐悲鴻正在雲裡霧裡的當兒，霹靂一聲「七蘆溝橋事變」發生，日本軍閥燃起戰火，中國

軍民同胞忍無可忍，全面抗戰於焉揭開了序幕。

緊接著日本軍閥又於八月十三日在上海登陸，日本飛機連番轟炸南京，首都人心惶惶，紛紛疏散的打算；徐悲鴻遠在廣西，牽掛著他留存

在南京的畫幅及收藏品，自然也放心不下一雙兒女及妻子蔣碧微，於是日夜兼程趕回南京。

抵達傅厚崗六號家門，已經是午夜時分，蔣碧微在樓上臥房聽到丈夫的聲音，連忙把自己的被褥搬到客房，便自顧自的關門睡覺。

原本是打算要把全家老小一齊搬到廣西去避難的，蔣碧微擺出這麼一副冷峻的態度，自然無法心平氣和的談論問題。過了兩天，徐悲鴻忿忿不平的對蔣碧微說：「你既然不盡妻子的義務，我也不必講丈夫的責任了。」

蔣碧微也冷冷的反唇相譏道：「除了我沒有陪你睡覺而外，自認並無任何失責之處！」甚至挖苦著說：「至於有關那種事，你在廣西不是還有自備模特兒嗎？」

空閨獨守備感蕭索

你們看看這那裡像是大家閨秀，自詡知書達禮的貴夫人所說的話語，簡直與里巷潑婦又有什麼差別；徐悲鴻氣急敗壞之餘，不免也急速倒退到宜興祀亭橋邊小戶人家子弟的水準，高聲叫罵道：「自鳴清高，恬不知恥，簡直就是混蛋加壞蛋！」

不歡而散，毫無轉圜餘地，徐悲鴻忿而收拾

自己的畫幅及收藏品，打包裝箱，悉數運往廣西；行前託人留給蔣碧微五十元法幣，並留言：「

若不願去廣西，還是及早遷往四川大後方爲宜。」

中秋節之前，日本飛機趁著天朗氣清的天氣，幾乎天天飛臨南京上空轟炸；張道藩在上海路的住宅有堅固的地下室，他的法籍太太素珊業已疏散到廬山牯嶺去了，於是幾度誠摯的邀請，蔣碧微帶著孩子，隨同謝壽康、郭有守等鄰居好友，一齊搬到了張宅。

許多人都已經紛紛溯江西上，南京已成爲一座危城，朋友們好說歹說，蔣碧微終於準備西遷重慶。先把劉媽及史坤生及同弟所生的一兒一女作了必要的安置，然後帶著史坤生及同弟，於十月六日在下關碼頭，登上江靖輪，拖兒帶女的直駛漢口。先是徐悲鴻移情別戀，蔣碧微以爲自己才貌出衆，在許多公私場合中，均能吸引住衆多灼熱的目光，豈料竟不能拴住丈夫的心猿意馬；憤懣與灰心之餘，遂產生了激越的情緒反彈，故意以冷峻的態度，拒丈夫於千里之外。

既而是悵然若失，二十年的婚姻生活，中間的點點滴滴，焉能隨意割捨，因而空閨獨守，倍感蕭索；而張道藩長久以來的心儀與神馳，一股腦兒變成了排山倒海式的熱情。尤其是在戰亂之中，既需要一個可以互訴衷曲的人，更需要一個可以依靠的人，於是便順理成章的接納了對方的情感。彷彿是剛剛敞開心扉，又不得不忍痛別離，蔣碧微不免有幾分感傷；張道藩更是難捨難分。適遇敵機來襲，輪船倉皇啟碇，後來還是船長下令放下一隻舢板，才把送行的張道藩送回下關碼頭。

光第離留陌路嬌客

江靖輪逆水西行，正值深秋天氣，沿岸一派蕭索景象，憑欄俯視大江波濤滾滾東去，想到國事凋嬉，家事淒其，不覺心亂如麻，無心瀏覽景色，只有躲進艙房暗自垂淚；江行三日三夜，十月九日安抵漢口。

一個星期後，再轉搭民權輪直駛重慶，經過宜昌以後，山光水色迥然不同，兩岸是懸崖峭壁，江水更湍急有聲，煙雨迷濛，雲霧繚繞，茫茫蒼蒼，益增旅人愁思。多虧郭有守的太太是四川人，先一步帶著女兒回川，在簡渝路租到了一所名叫「光第」的房子；中西合璧式的建築，樓上樓下還頗為雅緻呢！蔣碧微分租了兩間，再購買了一些零星的用具，便暫時安頓了下來。

中大也遷到了重慶，簡陋的校舍陸續在市郊的沙坪壩建築起來，沒有多久，徐悲鴻也從廣西到了重慶，暫住青年會裡；聽說蔣碧微與孩子們已經先一步把家安頓好了，第二天下午便由他的學生顧了然陪同來到「光第」。

南京來的鄰居們聽說徐先生來了，紛紛前來探望談天，大家說說笑笑，吃了夜飯又起鬨要打牌，目的是想把徐悲鴻留下來。直至夜闌人靜，客人們陸續告辭，看樣子徐悲鴻是要留在「光第」過夜了，不料蔣碧微卻慢條斯理的說：「你怎麼辦呢？我這裡沒有客房可以留你的啊！」

徐悲鴻一聽，心想：這是什麼話，無論如何我總還是你的丈夫啊！心中氣極，但又不便發作，遂轉身拿起外衣，快步離開了「光第」。



蔣碧微（右二）與張道藩（右一）在南京張家住宅園中合影。



蔣碧微才貌出眾，在公共場合吸引衆多灼熱目光。

①民國二十三年蔣碧微由意大利赴蘇聯在船上留影。

②蔣碧微女扮男裝照。

③民國二十六年蔣碧微在南京傅厚崗自宅園中留影。

